

对华为的禁令有损于加拿大和世界安全

对华为的禁令使加拿大危险地与美国国家安全和五眼间谍网络的其他成员站在了一边

[John Price](#) / May 25, 2022



上星期，加拿大政府宣布将禁止两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参与本国 5G 电话网络建设。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约翰·普赖斯 (John Price) 撰文解读这一举措对加拿大人造成的危害。照片来自 Shutterstock。

5 月 19 日，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将在加拿大的高速电信系统中禁止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这项久已预料之中的禁令影响深远。根据政府上周发布的政策声明，所有华为和中兴设备都被禁止在 5G 网络中使用，之前已经安装的设备也必须在 2024 年之前拆除。此禁令同样适用于 4G 网络。

电信公司必须在 2022 年 9 月 1 日之前停止购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加拿大的间谍机构通讯安全局 (CSE) 将在过渡期间监控华为与中兴设备和服务的任何使用情况。

政府意欲对光纤网络中使用的千兆无源光网络 (GPON) 设备加以限制。根据政策声明，“在过渡期间，使用此设备和托管服务的电信服务提供商将被要求遵守政府规定的、基于 CSE 的安全审查计划的所有保证要求。

“政府将始终保护加拿大人的安全，并将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至关重要的电信基础设施，”自由党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香槟在宣布禁令时表示。

但这些措施真的能保护加拿大人吗？

远非如此。事实是，抛开世界上其他国家暂且不论，由于多种原因，对华为的禁令实际上损害了加拿大人。

## 强化五眼，全球定居者殖民主义

公共安全部长马尔科·门迪奇诺（Marco Mendicino）与香槟共同宣布政府禁止华为的决定。他表示，这项禁令是政府广泛调查的结果，但他拒绝公开调查的内容。

相反，门迪奇诺只是断言“这一决定反映了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包括我们的五眼伙伴保持一致”，后者指的是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间谍联盟。

这个联盟的价值观包括非法黑客攻击他们担心的任何人或任何公司，从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到华为总部，正如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 2013 年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全球间谍网络时向电影制片人劳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专栏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和《卫报》情报记者埃文·麦卡斯基尔（Ewen MacAskill）揭露的那样。

斯诺登对星风（STELLARWIND）和其它间谍计划的揭露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劳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公民四号》（Citizenfour）（可在 Prime 上观看）和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斯诺登》（Snowden）（可在 Netflix 上观看）等电影从侧面揭示了全球监控的规模和范围。

斯诺登的举报将加拿大在全球间谍圈的广泛参与公布于众。泄露的材料显示，加拿大的 CSE 使用机场 Wi-Fi 来跟踪加拿大旅客；加拿大应国家安全局的要求设立了间谍哨所；加拿大允许国家安全局监视在该国举行的 G8 和 G20 峰会，并利用其大使馆窃听在国外的公民。

然而，在报道华为的决定时，主流媒体却完全忽视了五眼间谍的过往的历史，包括近十年前闯入华为在中国的总部这一事件。相反，媒体只是简单地照搬政府的声明，虽然关于华为的这一声明不过是十年前一份美国报告的模拟版。该报告称华为和中兴“向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设备可能会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核心利益”。报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但至少报告的内容是公开的。

有鉴于此，华为副总裁韦尔希（Alykhan Velshi）回应加拿大禁令的声明令人感到颇为真实：“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华为是他们声称的国家安全威胁。可他们没有这样做。”

政府对华为和中兴的禁令远非确保加拿大人的安全，而是将加拿大推向站边（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五眼间谍网络的危险位置。这个由定居者殖民国家组成的联盟起源于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灰烬，虽然以自由民主的化身招摇过市，但实际上不过是正在不断上演的剥夺原住民、将帝国霸业统治强加于全球南方各国的大历史叙事的再现。[1]

## 针对亚裔加拿大人，限制研究

如前所述，加拿大的间谍机构以其作为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的避风港而著称，曾经非法监视反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管道扩建的原住民和环保主义者。

政府的反华运动导致了进一步的压制动作。去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强制要求申请 NSERC 联盟计划下属研究基金的研究人员进行自我筛选。政府对华为的禁令只会进一步加剧对网络安全的监控，这些监控措施实际上可以追溯到 2018 年。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CSE 首次将华为作为其“安全审查计划”的对象。该计划与 CSIS 的国家研究指南一样，影响电信提供商，但也利用真实存在的网络攻击威胁来推行自己的议程：“CSE 将通过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继续与所有相关的电讯服务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实验室和盟友合作，以帮助提供安全和有弹性的加拿大系统。”

现在，政府希望加强监控，“在安全审查计划的成功基础上再接再厉，而该计划是由 CSE 主导并通过与加拿大各电信服务提供商合作来落实的。”禁用华为的政策声明指出，政府计划将安全审查计划扩大至“审视所有重点供应商的风险，并更广泛地应用于帮助行业提高加拿大电信网络的网络安全和弹性。”

加拿大的华裔亚裔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站出来反对种族划线和无理监视，这些种族划线和无理监视可以上溯至这些安全审查计划及项目。

作为支持，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和参议员胡元豹（Yuen Pau Woo）一年前撰文发声，揭露反华宣传与种族划线之间的密切联系。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倡议中心主任维克多·拉姆拉吉（Victor Ramraj）也发声强调种族划线的危险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廖晓东（Carol Liao）和郑洁（Jie Cheng）也有类似发声。渥太华、多伦多和其他城市的地方团体纷纷出资，以赞助会议的形式，强调种族划线的危险性。去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多伦多城市大学（前身为 Ryerson）就赞助了两个关于反亚裔种族主义问题的国家论坛。

然而，加拿大政府并没有理会这些警示，而是变本加厉地强化其反华政策，扩大其监视权力，并进一步推进加拿大与美国结盟。人们担心 CSIS 的国家安全准则只是一个前兆，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这种担忧正在成为现实。





图片来源：BirgitKorber/Getty Images

## 助长美国侵略野心

特鲁多政府希望让加拿大人相信，与美国和其他五眼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是为加拿大的安全增加筹码，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加拿大越支持“五眼”，美国及其盟友的举动就越发得寸进尺。

例如，美国总统拜登在最近访问亚洲时大胆宣布，美国将发动战争以支持台湾独立，否认其先前的“战略模糊”做法。尽管包括印度和加拿大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肯定了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中国的一部分，并采取了“一个中国”的政策。

拜登接着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会使用武力试图占领台湾，特别是当全世界都站出来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拜登的话透露了美国利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为证明自己不仅通过北约在欧洲而且在亚太地区增加军事态势的合理性的用心。

在拜登前往亚洲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白宫最近的一次简报中仔细解释了美国政府如何看待全球战略的立场：“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在欧洲和在印太地区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是相冲突的。我们认为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沙利文在讲话中提到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对制裁俄罗斯的支持，欧洲人在亚洲投资的日益增加，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组建澳英美联盟（AUKUS），以及欧盟采纳“印太战略”。沙利文总结道：“所以，对我们来说，在欧洲追求的战略和在印太地区追求的战略，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体化和共生。我认为，拜登总统将这两者真正结合在一起的独特能力将成为他总统外交政策的标志性成果。”

拜登与韩国和日本首脑的会晤旨在加强这些国家在与中国对抗中作为炮灰的角色。同样，四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他访问结束时的会议，旨在拧紧反华机器的螺丝钉。

拜登对亚洲的访问代表了最高级别的武力威胁，刺激中国和俄罗斯以派遣战略轰炸机作为回应。这种外交冒险政策指向世界当前面临的极端危险。

美国在其“五眼”伙伴等的支持下，越来越“陷入不受约束的军国主义的死亡螺旋中”，普利策奖得主、记者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如是说。美国“削弱俄罗斯”并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的野心相当于“痴呆和危险的幻想，由一个与现实完全脱节的统治阶级实施。当他们不再能够挽救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时，便试图摧毁全球竞争对手的社会和经济，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

特鲁多政府摒弃了加拿大作为维和人员或诚实中间人的所有外衣，现在已成为梦幻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拥抱“五眼”，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始谈判购买曾经被唾弃的 F-35，支持北约，禁止华为。

这场危险游戏的最后一招将是阐明加拿大自己的“印太”战略，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子。去年秋天，特鲁多曾将这项任务定义为优先等级交给外交部长梅拉妮·乔利（Mélanie Joly）负责完成。

## 何处是终点？

处于被层层包裹在加拿大新闻的欧洲中心茧房之中，五眼的力量可以显得坚不可摧。事实上，战争的危险，包括核战争，正变得令人恐怖般真实。

但是，随着全球北方继续敲响战鼓，世界上许多人看到了五眼的真实面目：一个落伍的定居者帝国的垂死挣扎。

正如非洲 - 俄罗斯关系专家阿努·阿德奥耶（Aanu Adeoye）报告的那样，没有非洲国家加入五眼联盟推动的制裁制度。斯蒂芬·金泽尔（Stephen Kinzer）最近在 iAffairs 上发表的全球综述中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都对拜登政府否决一项全球计划感到震惊和深切关注，该计划允许各国无视专利，但前提是中国被排除在该计划之外。

“考虑到在延长大流行和在中国更容易治愈疾病的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美国政府选择站在死亡一边，”位于芝加哥的“正义是全球的”主任周鸞多（Tobita Chow）说。

在世界各地，原住民继续为收复土地、防止与环境种族主义相关的气候灾难而斗争。

约翰·普赖斯（John Price）是维多利亚大学荣休教授，《加拿大定位》（*Orienting Canada*）一书的作者，也是新成立的《加拿大-中国焦点》项目（Canada-China Focus）顾问委员会成员，该项目属于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全球研究中心（维多利亚大学）。

---

[1]关于定居者殖民国家作用的来源包括澳大利亚作家玛丽莲·莱克和亨利·雷诺兹的研究，《绘制全球色彩线》（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本作者的《加拿大定位：种族，帝国和跨太平洋》（John Price, *Orienting Canada: Race, Empire and the Transpacific*），以及后来发表的大卫·托马斯和维尔登·科伯恩的《资本主义和剥夺》（David R. Thomas and Veldon Coburn, [Capitalism and Dispossession](#)），以及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的《不是移民的国家》（Roxanne Dunbar-Ortiz's *Not a Nation of Immigrants*）。